

风景独好

开春，我在园子里种上了甜瓜、哈密瓜，还插上了地瓜秧，到了6月底，已是甜瓜飘香，瓜秧绕膝。这棵西瓜悄悄地不请自来，一开始还有点孱弱，慢慢就有了王者气象，在哈密瓜、甜瓜都因为去年土地养分消耗殆尽而丧失生机时，它竟脱颖而出，势头完全盖过了其他瓜果。

女儿说，它怎么这么多小手，见了谁都跟人握手，一握手就成了好朋友，再也撒不开了。这是它的触须，也可以算小手吧。如果说根给了它生长的动力，那么触须就是它触摸这个世界的方式，它蜿蜒着，摸索着，抓住了甜瓜的秧蔓，扣紧了草莓的身体，纠缠着地瓜的叶子，这样就自立于世了，不会被吹得东倒西歪。它们说着外人听不懂的悄悄话，聊着各自物种的前世今生，风来了，它们随风起舞，好像还夹杂着美妙的乐曲。

西瓜说，我来自一片广阔的瓜园，哪有这里的小家子气！西岭沟的瓜秧比天上的白云还多，比大海的浪花还要

汹涌……草莓笑了，小家子气？我在这里土生土长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没见过沃野千里，也没见过大海扬波，我宁愿相信我们站着的地方就是传奇，传奇需要靠双手缔造。看吧，一会儿草莓攻下了城池，一会儿地瓜号令天下，一会儿瓜秧云蒸雾绕，一会儿葡萄冲杀震天。这里的草莓、葡萄、桃子、甜瓜不仅喂饱了贼鸟、老鼠、蜗牛、小虫，还喂饱了一个3岁的小朋友，看，小天天今年已经4岁了！草莓说着，藤蔓越伸越长，话题越扯越远，瓜秧里发出一阵阵赞叹声。它骄傲极了。西瓜羞红了脸。

地瓜喘息着探出小脑袋，说，草莓草莓，你停停，该我了。你们的果实在地上，在空气里，有的鲜红，有的清香，赞扬声都属于你们，光阴也属于你们。而我们只能在地下默默生长，虚度着漫漫长夜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有露脸，就有蛰伏；有鲜花，就有绿叶；有掌声，就有观众；有成功，就有付出……但没有无尽的黑暗，也没有永远的冷落，多少

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我们躺在西岭沟的黄土之上，大口吮吮着新鲜的空气，主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，我们是多么骄傲，多么满足！

我们做好朋友好吗？再也不争吵，永远不分离！西瓜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。它们手挽手随着瓜秧的蔓延，一会站成人字形，一会又变成天字形，直到最后再也看不出什么形状了，你融入我，我融入你，它们成了一个整体，成了一家人。

授粉发生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西瓜花粉充足，轻轻一蘸就是满城风雨，不像甜瓜的花粉，小桥流水。小脑袋长得最快那些天，雨水也足，它喜欢交朋友，它抓紧小茴香、花椒树，还有月季干枯的枝干；它喜欢听故事，故事越来越多，西瓜越长越大，直到它的肚子里结满了一颗颗的种子，每一颗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颗都代表着一个灿烂的春天。红色的瓜瓢围着黑色的瓜籽跳舞唱歌，那是一首丰收的曲子，天籁之音。它们唱啊跳啊，里

面的音乐传了出来，大家都跳了起来，瓜秧漫舞，牵牛妖娆，好不热闹。

慢慢地，甜瓜熟了，瓜秧枯萎了，当初的叶梗慢慢变黄、萎缩，直到西瓜的小手也都枯黄了。西瓜手册里说，这个时节，叫作瓜熟蒂落。整片瓜地一片沉默，它们在相互告别、互诉衷情，约定下一个春天相见的时刻。

当我说到田园梦，很多人笑了，在城市里你做什么田园梦？人家陶渊明有地，是地主，你的地呢？我确实也有一块地，无论大小，至少也是春种秋收，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，演绎着生命的各种可能。生命啊，无论长短，不都是这样吗？呱呱坠地，接受大地的滋养，触摸生活的酸甜，认识各种人，经历各种事，不断积累，以各种角色奔忙于世。他们或成双人对，或老幼相携，或三五成群，或孤独一生，一张张脸汇聚成芸芸众生，最后谁也认不出谁，匆忙说着再见、珍重……

我慢慢端详着这张脸，一只西瓜的长成，是一幅复杂的表情。

■房臣波

瓜田舞曲

■ 陈剑峰

梅雨速写

只是临时点个卯而已，所以眼中饱含热泪，白花花的身子无精打采。水汪汪的阳光照得万物全身发毛，照得人心阴晴不定，长满了斑斑驳驳的霉点。

阳光很快退下，雨水又开始发威，整个世界再次浸泡在水里。

终于有一天，水闸忽然关闭，雨完全停歇了。太阳与蓝天重新出现。天空挣脱了乌云的怀抱，显得更蓝了；太阳经过了雨水的洗礼，显得更热情了。

女人们把那些全身发毛的衣物拿出来洗洗晒晒，让久违的阳光清除它们的霉味。人们纷纷走出屋内拥抱夏天，好让夏日之阳扫光心中的霉点。

长达几周的梅雨季结束，阴郁的江南重新开朗起来。

■陈于晓

从前的锁

明白那斑斑的锈迹，其实是光阴的一种。那带锈迹的光阴中，蕴含着一些烟火，以及一些被烟火温暖过的体温。如同正青春的年华里，喜欢给自己的抽屉，挂上一把小锁，一个人总会有一些秘密，希望能被锁在时光里。古宅上的一把铜锁，风是吹不动的，风只有在吹动大门的时候，才可以把铜锁晃动几下。拿着钥匙的人儿，一天天地进进出出，直到有一天，走丢了在时间里。

所有的锁，最终都将被时间打开。那时，打开的锁与打不开的锁，都已经成为一种隐喻，甚至连开锁的动作，也是一种隐喻。你懂了，光阴就慢了下来，你不懂，光阴也慢了下来。

湘湖诗会

痛悼袁隆平

■朱超范

功殊济世得仁声，水稻杂交寰宇惊。心系群黎夺关隘，情倾粮食付终生。一腔赤血奇功建，两脚黄泥好梦萦。陨矣悲哉万民哭，人间永记袁隆平。

巨星陨落暗苍穹，卓著功勋翰墨浓。耒耜何须先舜帝，稻粱应可比神农。荒凉沙漠禾苗翠，贫瘠滩涂穗粒丰。举筷难忘真国土，长留仁德耸衡峰。

送大恩人袁隆平

■蒋荫焱

田间走过老农民，种稻养人真父亲。济世如公天下罕，千秋华夏大功臣！

手端饭碗哭隆平，何忍先生此日行。记起饿殍横野日，肌肉辘辘绞雷鸣。

一去天堂信是仙，清风明月送巡田。处处隆平超级稻，稻花香里说丰年。

点绛唇·哀袁隆平

■孙海东

稻浪连天，金光云锦千重叠。暗香摇曳。还是丰年节。

此去袁公，付与平生血。神农没。有谁相接？哀默苍天月。

湘湖新苗

■徐舟

给小甬的一封信

亲爱的小甬同学：

你好！

听闻最近你母亲给你报了很多体育培训班，在深表同情的同时，我想说说我的看法。

首先我们要了解你母亲为什么要给你报那么多的体育培训班。我想这是为了适应现在的中考体育改革，应该说，你母亲的这个做法富有前瞻性，因为你才三年级，还有充足的时间去训练，体育成绩可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哦！你要知道，当今社会十分重视全面型人才，这也是一种课外拓展，可以让你在未来社会生活中多些立足点。

其次体育培训可以强健你的体魄，青少年体育不仅关乎个人的发展，而且牵系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。作为学姐，我有些惨痛的经历要分享给你。我曾因注重学业而疏忽了体育锻炼，导致免疫力的下降，又因经常熬夜而在大考那天生病发烧了，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。所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是一句口号，而保护身体的最好方式就是运动。现在我每天坚持锻炼，增强体质，因为身体素质好了，学习效率也更高了，我锻炼的劲头更大了。

我始终认为，体育不仅是对我们身体素质的锻炼，更是对我们精神品质的磨炼。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刻地意识到必须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，方能刚毅有为。他认为，只有具备了强健的体魄，才可能有知识上、道德上的追求，才谈得上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。早年，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，另一方面积极锻炼身体，把强健体魄、勇气、意志上升为人格重塑的首要前提。少年强则中国强，毛泽东在多个场合，都是祝愿青年“身体好、学习好、工作好”，始终把“身体好”放在首位。我们很难想象，一个弱不禁风的人，会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会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，会带领他的团队披荆斩棘，到达胜利的彼岸。

事实上，教育部门也不是空穴来风，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的确到了要高度重视的地步了。

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你也达到了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的境界，你一定会感激你的母亲。世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，但归根到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、活得久的！

祝

身体健康，学习进步！

九年級的學姐：某某
5月2日

朝花夕拾

“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”从前的锁是什么样子的，毕竟能看到的机会已经不多。在我眼里，最好看的，竟是那种锈迹斑斑的锁。比如，锈迹斑斑的一把铜锁，挂在一所古宅的门上。钥匙是否精美，在谁那儿，已经找不到了。或者，锁也已经老得锁不上了。

一阵风吹来，吱嘎一声，门开了。有亭亭的人儿，摇曳而出么？屋内一片空荡荡。这把铜锁，晃动了几下，掉下一层斑驳的老光阴来。然后，铜锁又安静在了那儿。院子里的花草，都是新长出来的，色泽都很艳丽，相比之下，老树就旧了许多，尤其是被岁月蛀空了的根部，是

如此沧桑。一树的枝繁叶茂，这“繁”与“茂”，却是新一年的。褪成了黑白的古宅，像一卷水墨，乍看与一院子的葱郁，有点格格不入，细品却又是那么地和谐，仿佛时光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。

一把铜锁，被挂在门上，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没有人问。也许，铜锁只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。或者，少了一把锁，一扇门或者一所古宅就不完整了，尽管此时的铜锁，也仅仅是一种“装饰”了。说穿了，一把锁，又能锁住什么呢？屋里的光与影子，锁住了么？院子里的花落花开和草枯草荣，锁住了么？院子外的潺潺溪水，锁住了么？再说，又有哪一把锁，能锁住匆匆的时光呢？

江堰上的老街

■金柏泉

有一条老街，建在江堰上；江堰是老街的根，老街是江堰的魂。

江堰瘦长，容不下老街的整个身躯；两旁的店铺，乖巧地将后脚伸入江滩或堤内，留一弄狭长幽深的石板路在中间，望不到头。街檐的雨水，跌落在石板上，滴滴有声，凿刻出一行青灰色水痕。

沿街店铺好像会变戏法，不同的方位能看出不同的模样：走在街上，两旁是平层的粉墙黛瓦，清一色被漆刷得油光锃亮的木板排门，除了渔具店特别多这一特色，与旧式街面的标配并无二致。要是从堰内堰外看，适才的单层瓦房忽然变成高高的双层小楼，遮挡住东边的旭日西边的江景；如果找个合适的方位由侧面望去，则活像是一对背靠背坐在江堰上的老人，一个守望堤内的村落，一个将两腿伸入江中，用滔滔江水冲刷一天的疲惫。

老街起得早，人们刚刚从梦中醒来，就能远远地听闻已经开张了的鱼市：有船靠码头的碰撞声，有鱼盆秤棒的叮当声，有商贩渔户的谈笑声……渐渐地，吆喝声、打铁声、车轱辘碰磕声，五花八门的声响从江堰那头传来。无须睁眼，就能从这些嘈杂而和谐的声音里，闻出老街的忙碌和繁华，似乎还能闻见，红彤彤的太阳照在渐渐褪去了雾气的江面，好一幅日出江

花红胜火的壮丽图画！

“闻听江堰上的繁华”，难不成，这就是闻堰之名的由来？

“不对，闻堰置镇于‘民国’中期，起名于闻姓人家择江堰而居，当地人多称‘闻家堰’。”——可是，你说的是“闻家堰”，“闻堰”两字，似乎更能反映这一方水土的灵动和生机。

闻堰姓“闻”，老街却属水。无论是催生老街的钱塘江还是其所依托的江堰，还有那码头、航标、江鲜，无不与水有关，甚至连若明若暗的渔火，也似乎是在江水中泡大。

自古秀水多浪漫。一江碧水自仙风道骨的黄山悠然而来，带着奇松异石的仙气，蕴含徽州文化的墨香，浸润富春山居的妩媚，奔波八百里的梦幻新安、画中富春，蜿蜒曲折，在这里与淙淙浦阳江会合，一起投入豪迈奔放的钱塘江怀抱，演一出高潮迭起的甜蜜与苦涩、清纯与浑浊的三角恋大戏。

三江交界的特殊水质，繁育着肉质特别细嫩、鲜活的鲈、鳊、鳊、鲢等百余种鱼类，以鲥鱼最为珍稀。

鲥鱼系海水、淡水两栖鱼类，平时栖息于海水，春夏之交溯游至淡水内河产卵，幼鱼在江湖生长。此鱼肉质油、润、嫩、香，特别是它的鱼鳞，油香鲜脆，异常美味。相传，旧时有一渔翁捕得一条草鞋垫大小的鲥鱼，欣喜万

分。因为十分难得，舍不得卖，带回家中给妻儿尝鲜。婆婆让儿媳将鱼拿到河埠剖洗，儿媳不知鲥鱼鳞的鲜美，将鱼鳞刮下抛弃，婆婆见状惋惜得双腿跳到三尺高……

诱人的江鲜美食吸引远近食客慕名而至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江堰上品味江鲜的灯光与江面上若明若暗的渔火相映成趣，男女老少一边饮酒作乐，一边欣赏江上美景，逍遥自在。此情此景，如果再来一曲《渔舟唱晚》助兴，还有谁能挡得住这雅俗同揽的诱惑！

若将此处仅仅作为吃喝玩乐的据点，那就太小瞧这个有着“三江活码头”之称的水路名驿了。新安江大坝建成之前，新安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一线一直是皖浙交通的水上要道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，对于闭塞在大山深处的徽州地区，这是唯一通往苏沪的山水走廊。一艘艘扬着风帆、斜拉纤索的航船，将外界的米、盐、布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运往山里，又带回大量的徽州茶叶、木材以及宣纸徽墨等当地特产；由上而下的商船，结束了平稳的内河，往下就是潮水汹涌的钱塘江，都要在这里歇息中转。就这样，看似平常的江边小镇，自然成了得天独厚的货物贸易集散地，由此带动这一方水土人口稠密经济繁荣，“小上海”的名号越传越广。